

柴德廣
點校

新五代史

第一冊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歐陽修 撰

柴德賡 點校

柴德賡點校新五代史

第一冊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論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代序）

柴德賡

一、《新五代史》的內容和體例

歐陽修作《五代史記》七十四卷，後世爲別於薛居正等所修《舊五代史》，稱它爲《新五代史》。這是二十四史中唐以後唯一的私人修史。

歐陽修於宋仁宗時主持官修《新唐書》的工作。他在修唐書的同時，搜集了五代的史料。歐陽修比薛居正等修史差不多晚一百年，凡薛居正等所見不到的材料，他都可以見到。像南唐、吳越、北漢入北宋版圖均在薛史成書以後，歐史更可以詳盡記載。所以從史料講，歐史應該比薛史更豐富些。而事實卻不是如此，新增的固然不少，削減的卻多得多。

薛史材料，多根據五代實錄。其編纂方法是將本紀列傳按五代次序，連接起來，實在等於五代分修。其長處是材料較多，敘事較詳。短處是文辭繁冗，議論平庸。歐陽修不滿意這些，因而對薛史徹底地加以改編。歐史的做法，既仿《春秋》，又學《史記》。仿《春秋》是指褒貶議論，學《史記》是指編纂方法。歐陽修把薛史完全打散，重新組織。他把五代十三個皇帝前後連接起來。在每個皇帝的本紀中，除了開端一段

敘述較詳外，逐年大事寫得很簡單。薛史多載詔令，歐史全刪。薛史本紀六十一卷，歐史只存十二卷。歐陽修把重點放在書法褒貶上面，本紀材料太少，不能說明問題。同時，他卻特別注重中國邊境各少數民族和五代的關係，不斷記載他們來貢、來使，有些是薛史所未載的。這種記錄，多數為五代塗脂抹粉，其實五代既無此重大影響，各族也不是為『慕化』而來，這是學《春秋》的毛病。

其次，歐史列傳，名目繁多，可以說是把人物分類，每人歸口。歐陽修把專在某一代做官的人列入這一代的大臣傳，其他歷仕數代的人列入雜傳。此外，歐陽修創造一些類傳的名目，和前史亦有所不同。如把死節死事分為兩傳，又立《義兒傳》、《伶官傳》、《一行傳》等。他還特撰《唐六臣傳》，以諷刺唐朝宰相張文蔚等幫同朱溫篡位。這種編纂方法，完全為了體現所謂褒貶精神。

至於十國，和五代同時並存，還占了大半個中國的地方。時間最長的是吳越，有八十四年。最短的是北漢，也有二十八年，比五代哪一個朝代都長。它們有的自制年號，有的表面服從中原王朝，實際完全獨立。薛史修成時有三國尚未歸附，記十國材料不多，可以理解。歐史《十國世家》只十二卷，這是很不相稱的。

從以上情況看，歐史以簡為主，以文章見長，又寓褒貶於體例之中。這是一個特點。這樣他還嫌不夠，每卷後面（有時在卷中、卷首），絕大部分有正面評論，常以『嗚呼』二字發端，發表長篇議論。歐陽修恐怕讀者不能領會他的《春秋》筆法，還由他的學生徐無黨作注說明。可見他是很重視他自己這一套寫法的。

二、《新五代史》為什麼獨享盛名

歐陽修作《五代史》，以模仿《春秋》相標榜。可是劉敞說：『好個歐九不讀書。』劉敞因歐史無韓通傳，以為只能算『第二等文字』，可見同時學者對歐史估價不算太高。吳縝作《五代史纂誤》，挑剔史料方面的

錯誤。司馬光修《通鑑》，於新、舊《五代史》雖然兼收並蓄，但事實多取之《舊五代史》。歐陽修作了許多論，司馬光僅取馮道、王守恩傳論。由此也可看出當時歐史地位未能壓倒薛史。

但是，到了南宋以後，薛史讀者日少。金章宗泰和七年（一二〇七年），明令『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這是北方金朝的法令。南方又怎樣呢？南宋此時正是理學盛行，要維護封建禮教，當然也是獨尊歐史。到了明朝以後，薛史幾乎絕跡，若不是四庫館臣搜輯《永樂大典》和其他書籍拼湊成書，根本就見不着《舊五代史》了。歐史何以有這麼大的力量？這一方面是由於歐史文章好，一方面是由於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趨向。肯定說，歐史比薛史更能為封建統治服務，更符合封建地主政權的需要。

歐史效法《春秋》，最突出的一點，是尊王思想。尊王本來包括統一在內，五代不是統一時代，歐陽修對五代的八姓十三君，除了對唐明宗、周世宗有不同程度的褒語外，其餘都無好話。對後梁則《家人傳·論》云：『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於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對後晉則《杜重威傳·論》云：『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宋初有一種議論，即是以為梁為偽，不承認梁為正統。《歐陽文忠公集》有《正統論》三篇，根據《春秋》之義，以為梁固不得為正統，『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他又在《或問》一篇中重申其義云：『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偽哉！』這是強有力地為梁辯護。

以五代為統系，關係到宋得國的問題，儘管五代的皇帝不像樣，但從唐至宋，一脈相承，不能不承認，這只是一個方面。歐陽修所關心的更有重要問題在。《一行傳·序》云：『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晉家人傳》亦慨歎：『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歐陽修要恢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即使象五代那種君不君、父不父的情況下，

也不允許臣不臣、子不子。這是歐陽修苦心孤詣、不可動搖的論點。

從這個維護封建秩序的觀點出發，歐陽修對五代那樣亂世的人物也提出嚴格的要求。《王彥章傳·論》：「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他惡梁是恨他篡唐，教人忠於梁又是一回事。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這是歐陽修的中心思想。他批判馮道時引五代小說中王凝妻李氏因旅店主人拉了一下她的手憤而斷臂這件事反復論說，無非教人忠於一主，不可失節。他有時說得娓娓動聽，有時說得慷慨激昂。他何嘗愛五代那些皇帝，可是他爲了維護封建秩序，不能不教人去愛他們。這樣，歐史對封建統治起了積極的擁護和捍衛作用。理學家空喊三綱五常，不如歐陽修通過歷史事實教育人來得有效。無怪朱熹很欣賞歐史，認爲「文字好，議論好」。清乾隆年間趙翼也說：「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

歐陽修的尊王思想爲什麼這樣強烈？歐陽修是地主階級的學者，又是宋朝高級官吏，他很瞭解宋朝統治者的需要。宋初對於五代節度使專橫的局面非常害怕，防止武將很嚴，就是怕他們反叛或者發動宮廷政變。歐陽修對五代人物進行嚴格的褒貶，就是直接爲宋朝統治服務，也是爲封建制度的長期存在進行維護。這是歷史爲政治服務的典型。

《春秋》之義，有所謂攘夷一說，歐陽修又如何呢？

五代之中，唐晉漢三代都是沙陀人所建。歐史於後唐賽天神、祭突厥神、傳箭、撲馬等，皆以爲「夷狄之事」；於後晉則以爲「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這也算是貶詞了。可是《桑維翰傳·論》云：晉氏「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這就叫人有些糊塗了，石敬瑭父子是「夷狄」，契丹也是「夷狄」，究竟是誰和誰共事呢？原來歐陽修於石晉雖然亦有貶斥，但因石晉已進於中國而爲君，故認爲石晉與契丹有所區別。

歐陽修所處的時代，正是宋與遼對峙的局面，北宋人對於夷夏之辨，還不十分嚴格。當時宋朝統治集團不敢談攘夷，一味向契丹求和。歐史對仕於契丹的人也沒有特別貶斥。像契丹入中國打草穀是中國歷史上落後民族入侵的大事情，而《四夷附錄第二》則僅輕描淡寫地說：『自古夷狄服叛，雖不係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馮道曾降契丹做了官，歐陽修批評他也只是就食人之祿、死人之事立論，並不特別提及他投降契丹之事。可見歐陽修攘夷一層不如尊王有力。

我們當初不明白，為什麼女真人也尊信歐史，以為女真與契丹相類，提倡歐史，於女真沒有什麼好處。原來照歐陽修的主張，即使『夷狄』入於中國，稱皇帝，仕於其朝者仍應為其效死盡忠，這叫做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因此，金章宗提倡歐史，有益無損。當然，歐陽修這種歷史觀點是非常有害的。

三、怎樣認識五代這個時代

歐陽修把五代看成一個極亂的時代，《一行傳·序》：『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唐廢帝家人傳·論》：『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這是從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封建秩序的破壞來立論的。當然，以五十三年時間，換了五代十三君。五個朝代中，又有三個是沙陀人建立的。這些皇位，都是大軍閥經過劇烈的戰爭或者巧取豪奪而來的，每一次政權的改移，都有成千成萬的人付出生命。即使政權暫時安定下來了，可是賦稅繁重，刑罰殘暴，生產遭到破壞，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這是一個軍閥專政的時代。史弘肇說：『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毛錐子安足用哉！』倒是赤裸裸的真心話。

但是，歷史總是在前進的。要認識五代這個時代，不能只看軍閥混戰那種漆黑一團的情況，而要從整個

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來考慮。

五代本身雖然只有五十三年，可是，朱溫即位以前的一段醞釀時期很長。如果從中和三年（八八三年）黃巢退出長安、朱溫做宣武軍節度使那一年算起，到宋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年）十國中最後一國北漢滅亡止，實際有九十七年。

五代戰爭頻繁，也要分別而論。自中和三年諸鎮兵合力攻黃巢起，至龍紀元年（八八九年）秦宗權兵敗被殺止，這七年主要是以農民軍叛徒朱溫為主聯合各地主武裝和農民軍交戰的時期，戰爭的中心在河南。五代初期的軍閥，有的是農民軍的叛徒反攻農民軍以取富貴的，有的是先跟著農民軍走，到農民軍失敗又投向朱溫、李克用、李茂貞等以保存實力地位的，也有的是一直和農民軍作對的地主武裝逐漸發展起來的，這些都是野心家，一心只想擴大自己的地盤。農民軍徹底失敗了，這些野心家不是先後進入長江以南另謀割據，就在中原火並。從龍紀元年到梁乾化三年（九一二年）朱溫死為止，這二十四年是朱溫與山西的李克用父子、陝西的李茂貞的爭奪戰。儘管朱溫篡了位，李克用、李茂貞還都稱唐天祐年號，不承認朱溫。從乾化三年李存勖取幽州以後，晉兵逐步取河北，到梁末帝龍德三年（九二三年）止，這十年是晉兵和梁形成南北對峙即所謂『相持河上』時期，最後李存勖從東平奇襲汴州，梁遂亡國。以上三個階段前後四十年，不斷有大規模戰爭。這是唐末農民大起義失敗以後出現的大分裂局面。

從唐莊宗即位後（九二三年）大規模戰爭少了，直到石敬瑭引契丹兵入中國，燕雲十六州入於契丹。從開運元年（九四四年）到四年，契丹大舉入寇，黃河南北遭到空前未有的掠奪和殺戮。從劉知遠建立後漢起，情況又緩和了。

由此可見，戰爭最多最殘酷的時期，多半在唐末和梁的一代，後來在石晉之世，地點則在黃河南北。當然，由於戰爭的破壞、官吏的剝削，人民生活是痛苦的。

五代的政治，大權操在軍閥手裏，節度使有無限權力。因此，政府和節度使之間的矛盾是很大的。但是，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因此，政府不能不從政治上進行一些改革。像唐明宗在位的八年，周世宗在位的六年，力求安定社會秩序，在政治上進行一些改革。不能一筆抹煞。

歐陽修看不起五代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他在《司天考·序》說：『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他所以看不起五代的典章制度，是以宋代來比較的。他壓低五代，也是爲了突出宋代。其實，五代文化也並不低。後唐長興年間，國子監雕刻九經，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事。不久，和凝自刻文集百卷，可見雕版印刷的發展。開運年間，當兵荒馬亂之時，卻修成《舊唐書》二百卷。南唐的寫本書和藏書很有名，是後來宋朝三館藏書的基礎。古典文學中詞的一體到五代開花結果。畫家中出現了很多人材，所流傳至今的名畫，爲我國藝術寶庫中增加了光彩。

歐陽修對十國也看不起。《十國世家·序》中所述，無一句好話，最後說：『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真人當然指趙匡胤兄弟。這種說法，是更露骨地爲宋代統治服務。

十國對中國歷史發展有貢獻的，主要在於開發長江以南地區。江南經濟，經過三國至南朝發展較快，但比北方還差得多。至中唐以後，浙西的幾個州生產水平已超過北方。但像湖南、廣東、福建等地，生產水平還是較低，戶口也比較少。經過農民起義，到五代十國時期，因爲建立政權，經濟上要求自給，不能不鼓勵生產。又因爲比較長時期沒有大規模戰爭，社會秩序相對安定，不論已開發或未開發地區，生產水平都有所提高。吳越和南唐地理條件最好，又注意水利，設立營田治水專官，經濟力量最爲充裕。蜀是天府之國，湖南馬氏種茶謀利，荊南高氏靠經營商業，嶺南劉氏靠海上交通。福建最閉塞，從黃巢的農民軍開山路入閩，又至廣東以後，和外界接觸多起來，生產水平迅速提高。舉漳、泉二州爲例，《新唐書·地理志》：漳州三縣，『戶五千八百四十六，口萬七千九百四十』。泉州四縣，『戶二萬三千八百六，口十六萬二百九十五』。《宋史》

記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漳、泉二州，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從戶口看，漳、泉兩州比全國其他地區發展都快。當時北方戶口逃亡，生產破壞，和閩中相比，相去不知幾何。閩如此，其他如吳越、南唐、蜀中自然更要好些。

正因為經過十國一段長的時間，南方經濟基礎很好，宋統一中國後，南北經濟得到迅速恢復發展，南北的生產水平差不多一樣，而南方後來居上之勢也逐漸形成，中國的封建經濟就出現了新的面貌。這是唐末農民大起義長期鬥爭的結果，應該予以足夠的重視。歐陽修對五代十國的看法，沒有從生產發展、階級鬥爭著眼，是不正確的。向來對於五代十國有些錯誤看法，多數來源於《新五代史》，必須加以糾正。^{〔二〕}

〔二〕 此文章發表於《人民日報·學術研究專欄》（一九六五年七月二日第五版）。文章交稿後，《人民日報》理論宣傳部來信（原信現存）要求：一、增加批判歐陽修的尊王思想；二、提出修改原文結尾部分。使得發表的文章為現在面貌。

整理說明

一九六四年四月，柴德賡教授由陳垣校長點將，從江蘇師範學院（今蘇州大學）借調至北京，參加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工作。至一九六六年六月，江蘇師範學院發電報召他返校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裏，《新五代史》的點校工作已經完成。離京返蘇州之前，他將中華書局的《新五代史》點校底本（百衲本）及校勘筆記^{〔二〕}交與劉乃和教授。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華書局出版《新五代史》時，在出版說明中寫道：『本書「文革」前在陳垣同志的指導下，由柴德賡同志進行點校，但已完成的點校稿後來遺失。』

柴德賡教授點校過的《新五代史》下落不明，成爲一個疑案。二〇一三年七月，在『柴德賡先生《清代學術史講義》學術座談會』上，商務印書館丁波先生提出《柴德賡全集》出版規劃，並率編輯部的青年同志，赴蘇州大學搜集遺稿、講義及書信等，啟動編輯出版柴德賡教授著作的工作。

由於商務印書館的帶動，作爲家屬，我們也積極翻檢柴德賡教授留存的書籍及手稿。在一九七一年整理

〔二〕據柴德賡家信：（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新五代史校勘筆記》初稿完成後，找人謄清』（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我的工作（《新五代史》點校，編注）已告段落，我把有關的書及校記都存到陳宅（陳垣寓所，編注）去了，這也表示我對工作的負責態度』。

的《柴德賡遺書·遺著目錄》中記有《新五代史》十冊。因時隔四十餘年，幾經搬動，直至此時，沉睡將近五十年的柴德賡教授點校的《新五代史》才重新被我們發現。

打開函套，全書從頭至尾，全部斷句，幾乎每頁都有校勘筆記書於留白處。斷句、眉批主要為墨筆，亦有少量朱筆。校勘方法包括對校、他校和本校。此函《新五代史》是柴德賡教授自藏書籍。該書版本為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年）十月五洲同文書局石印乾隆四年校勘本（即殿本石印）。

從點校的情況看，此本當為柴德賡教授在進行中華書局《新五代史》點校工作時，將點校結果移錄到五洲同文本上，用於研究備份。

此書是柴德賡教授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一項工作成果，是他有生之年為史學研究作出的最後一份貢獻。我們將其出版，最主要的目的是給五代史的學習研究提供一份珍貴的材料。同時，前面提到的『疑案』，也算是有了一半的解答。此外，我們也希望通過影印這本書，能夠使讀者從中學習他的研究方法，體會到他的治學態度。

二

從校勘眉批中，可以統計出柴德賡教授徵引文獻如下。

對校所用諸版本及眉批格式：

- 一、五洲同文本《五代史記》（清·光緒二十九年五洲同文書局刻本），眉注為：此本、此書、刻本。
- 二、百衲本《新五代史》（民國二十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南宋慶元刻本），眉注為：百衲本、百。
- 三、貴池本《新五代史》（清·宣統三年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印南宋本），眉注為：貴池本、貴本、貴。
- 四、南監本《新五代史》（明·萬曆四年南京國子監刻本，清·順治、康熙、乾隆遞修本），眉注為：南監本、

南監、南。

五、汲古閣本《新五代史》（明·崇禎三年毛晉汲古閣刻本），眉注爲：汲古閣本、汲古本、汲本、汲、毛本。
六、劉校本《新五代史》（清·光緒十七年劉光蕢陝甘味經書院刻本，附五代史記校勘劄記），眉注爲：劉校、劉光蕢。

七、鄂本《新五代史》（清·同治十一年崇文書局刊本），眉注爲：鄂本、鄂。

八、殿本《五代史記》（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官刻本），眉注爲：殿本、原本、殿。

九、武昌局本《新五代史》（清·同治十一年湖北書局刻本），眉注爲：武昌局本、局本、局。

十、蜀本《新五代史》（江安傅增湘校勘成都書局本），眉注爲：蜀本、蜀。

十一、南昌本《五代史記注》（清·道光八年南昌彭元瑞刻本），眉注爲：南昌本。

他校所用書籍及眉批格式：

一、百衲本《舊五代史》（民國二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吳興劉氏嘉業堂本），眉注爲：薛史、舊史、舊

五代史、薛。

二、彭本《舊五代史》（清·南昌彭元瑞知聖道齋抄本），眉注：彭本、彭。

三、劉本《舊五代史》（民國十四年吳興劉承幹嘉業堂依四明盧址抱經樓舊抄本校刊本），眉注爲：薛

史劉本、劉本、薛史劉。

四、熊本《舊五代史》（民國十年南昌熊羅宿影印武英殿影庫本），眉注爲：薛熊、薛史熊刻本。

五、《五代史記纂誤》，眉注爲：纂誤、吳縝。

六、《五代史記纂誤補》，眉注爲：五代史纂誤補、纂誤補。

七、《五代史記纂誤續補》，眉注爲：吳光耀。

八、《五代會要》，眉注爲：五代會要、會要。

九、《資治通鑑》，眉注爲：通鑑、鑑。

十、《資治通鑑考異》，眉注爲：通鑑考異。

十一、《續資治通鑑長編》，眉注爲：長編、李燾長編。

十二、《資治通鑑》胡三省注，眉注爲：通鑑胡注、胡注。

十三、《南唐書》，眉注爲：南唐書、陸遊南唐書、陸氏南唐書、馬令南唐書、馬氏南唐書。

十四、新、舊《唐書》，眉注爲：新唐書、舊唐書、新舊唐書、新舊唐、兩唐書、新唐、舊唐。

十五、《宋史》，眉注爲：宋史。

十六、《廿二史劄記》，眉注爲：廿二史劄記。

十七、《十七史商榷》，眉注爲：十七史商榷、王鳴盛。

十八、《廿二史考異》，眉注爲：廿二史考異、考異、錢大昕、錢竹汀。

十九、《冊府元龜》，眉注爲：冊府元龜、冊府、冊。

二十、《契丹國志》，眉注爲：契丹國志、國志。

二十一、《遼史》，眉注爲：遼史。

二十二、《十國春秋》，眉注爲：十國春秋。

二十三、《十國紀年》，眉注爲：十國紀年。

二十四、《九國志》，眉注爲：九國志。

二十五、《全唐文》，眉注爲：全唐文。

校勘所用其他書籍：

《夢溪筆談》、《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方輿勝覽》、《文獻通考》、《元豐九域志》、《北夢瑣言》、《西溪叢語》、《蜀檣机》、《鑑誠錄》、《東都事略》、《吳越備史》、《江南錄》、《晉陽見聞錄》、《世宗實錄》、《玉海》、《太平治跡統類》、《鶴林玉露》、《容齋五筆》、《梁溪漫志》、《石林燕語》、《澠水燕談錄》、《五代登科記》、《蜀鑑》、《三楚新錄》、《廣東通志》。

關於《新五代史·司天考》部分，按照柴德賡教授家信^{〔二〕}的記述，這一部分「不內行」，多次請教當時中科院科學史專家錢寶琮研究員，錢先生爲其作了校正。

五洲同文本原書十冊七十四卷，現影印排版部分爲一千七百二十六頁面，分三冊影印。總計校注三千一百餘條，五萬餘字。

一九六五年，柴德賡教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論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該文章是他在點校《新五代史》時應邀請撰寫，對《新五代史》進行了系統分析和全面評價。在此將文章作爲此點校本的代序。

三

在整理過程中，參看柴德賡藏書《宋史》（光緒二十九年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本），一些年號的眉注亦在上面（如原書中語句以「二年」開頭，眉注「長興」二字），這是他讀書的習慣，爲便於翻閱。所以《新五代史》中的眉注不全爲校勘時所記，此前已有一些眉注於留白處。

此《新五代史》點校本是柴德賡教授的遺稿，非抄稿或校稿。其中不免有些遺漏、筆誤之處，在整理過程中儘量查對，並以編注形式列出，如：「何足」，貴池本、百衲本作「豈作」（此條百衲本作「豈足」；

〔二〕 據柴德賡家信（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疑筆誤，編注），不改。

對於本書，爲方便讀者，統一編輯凡例：

一、統一卷數書寫格式。如『卷二三』爲『卷二十三』、『通鑑23』爲『通鑑二十三』、『薛史廿三』爲『薛史二十三』。

二、統一書名格式。『二十二史劄記』爲『廿二史劄記』，『廿二史考異』爲『廿二史考異』。

三、對於書中單個字校勘，未標明字的加括弧標明，便於對應查找。如『义』『義，編注』。

四、對於未直接標明校勘針對何字，加『編注』說明。如『元從都押「牙」「衙，編注』』。

五、校勘注中已經用括弧說明的，加『本注』二字。如『百衲本均作「吾反必矣」；「當改正，本注』』。

六、對於校勘注解中疑似漏、衍、筆誤之處，用（……）加以注釋。如：『五十二』（疑筆誤，應作『五十一』，編注）。

七、編輯過程中，爲排版方便，人名省去人名線，書名不加書名線。

對於釋文，在此只是憑藉我們的能力對原文釋讀，恐有遺漏、錯辨之處，望讀者斧正。好在全書影印，原書校勘筆記風貌保存。在整理及釋文工作中得到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要二峰的幫助，責任編輯趙宇翔爲本書作出全面的校讀，在此對他們的工作特表感謝。

柴念東 二〇一四年二月於北京